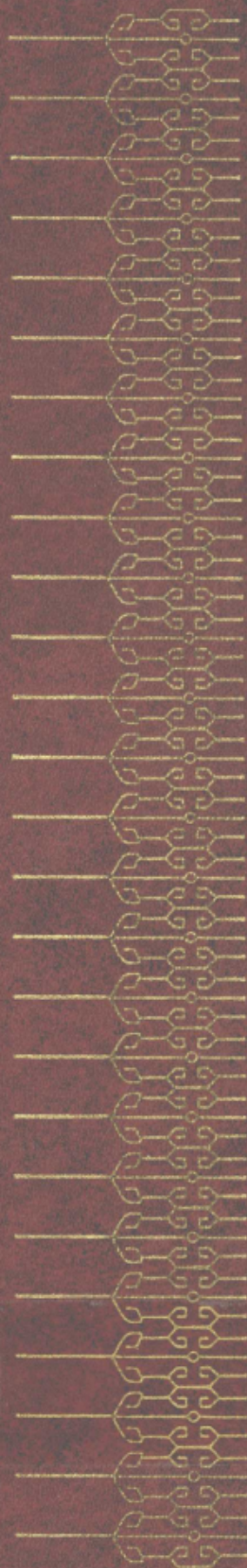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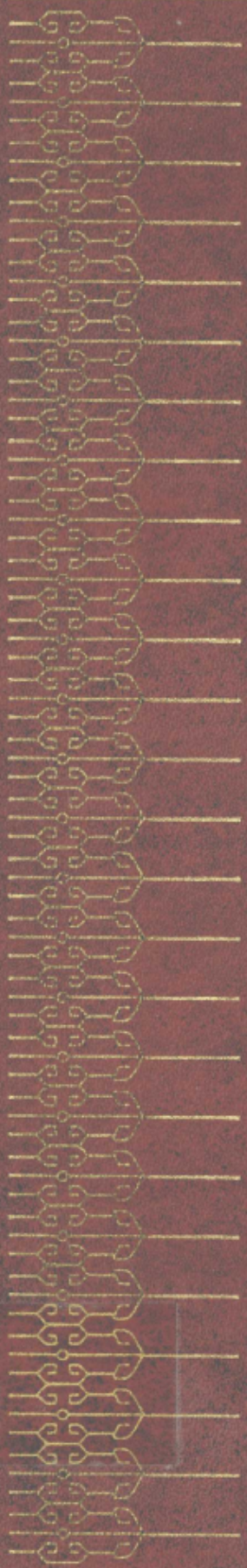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中華大典



# 哲學典

諸子百家分典



## 高攀龍

### 綜述

黃宗羲《明儒學案》卷五八《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》高攀龍字存

之，別號景逸，常州之無錫人。萬曆己丑進士。尋丁嗣父憂。服闋，授行人。時四川僉事張世則上疏，謂程、朱之學不能誠意，壞宋一代之風俗。進所著《大學古本初義》，欲施行天下，一改革句之舊。先生上疏駁之，寢其進書。婁江再入輔政，驅除異己六十餘人。以趙用賢望重，示意鄭材、楊應宿訐其絕婚，去之。先生劾錫爵聲音笑貌之間，雖示開誠布公之意，而精神心術之微，不勝作好作惡之私。謫揭陽，添註典史，半載而歸。遂與顧涇陽復東林書院，講學其中。每月三日遠近集者數百人，以爲紀綱世界，全要是非明白。小人聞而惡之，廟堂之上，行一正事，發一正論，俱目之爲東林黨人。天啓改元，先生在林下已二十八年，起爲光祿寺丞，陞少卿署寺事。孫宗伯明《春秋》之義，劾舊輔方從哲。先生會議，持之益力。轉太常大理，晉太僕卿。乞差還里，甲子卽家起刑部侍郎。逆奄魏忠賢亂政，先生謂同志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未能用倒倉之法，唯有上下和衷，少殺其毒耳。」其論與先忠端公相合。總憲缺，先忠端公上速推憲臣慎簡名賢疏，意任先生也。陞左都御史，糾大貪御史崔呈秀，依律遣戍。亡何逆奄與魏廣微合謀，偕會推晉撫一事，盡空朝署。先生遂歸。明年，《三朝要典》成。坐移宮一案，削籍爲民，毀其東林書院。丙寅，又以東林邪黨逮先生及忠端公七人。緹帥將至，先生夜半書遺疏，自沉止水，三月十七日也。年六十有五。疏云：「臣雖削奪，舊係大臣，大臣受辱，則辱國。故北向叩頭，從屈平之遺則。君恩未報，結願來生。」崇禎初，逆奄呈秀伏誅。贈太子少保，兵部尚書，賜祭葬，蔭子，諡忠憲。

其自序爲學之次第二云：「吾年二十有五，聞令公李元冲名復陽。與顧涇陽先生講學，始志於學。以爲聖人所以爲聖人者，必有做處，未知其方。看

人物總部·明代部·東林學派分部·高攀龍

《大學或問》，見朱子說「入道之要，莫如敬」，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，持心方寸間，但覺氣鬱身拘，大不自在。及放下，又散漫如故，無可奈何。久之，忽思程子謂「心要在腔子裏」，不知腔子何所指？果在方寸間否耶？覓註釋不得，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：「腔子猶言身子耳。」大喜。以爲心不揣在方寸，渾身是心也，頓自輕鬆快活。適江右羅止菴名憲忠。來講李見羅修身爲本之學，正合於余所持循者，益大喜不疑。是時，只作知本工夫，使身心相得，言動無謬。己丑第後，益覺此意津津。憂中讀《禮》讀《易》。壬辰，謁選。平生恥心最重，筮仕自盟曰：「吾於道未有所見，但依吾獨知而行，是非好惡無所爲而發者，天啓之矣。」驗之，頗近於此。略見本心，妄自擔負，期於見義必爲。冬至朝天宮習儀，僧房靜坐，自見本體。忽思「閑邪存誠」句，覺得當下無邪，渾然是誠，更不須覓誠，一時快然如脫纏縛。癸巳，以言事謫官，頗不爲念。歸嘗世態，便多動心。甲午秋，赴揭陽，自省胸中理欲交戰，殊不寧帖。在武林與陸古樵名粹明。吳子往名志遠。談論數日，一日古樵忽問曰：「本體何如？」余言下茫然，雖答曰：「無聲無臭。」實出口耳，非由真見。將過江頭，是夜明月如洗，坐六和塔畔，江山明媚，知己勸酌，爲最適意時。然余忽忽不樂，如有所束。勉自鼓舞，而神不偕來，夜闌別去，余便登舟。猛省曰：「今日風景如彼，而余之情景如此，何也？」窮自根究，乃知於道全未有見，身心總無受用。遂大發憤曰：「此行不徹此事，此生真負此心矣。」明日，於舟中厚設蓐席，嚴立規程，以半日靜坐，半日讀書。靜坐中不帖處，只將程、朱所示法門參求，於凡「誠敬主靜」，「觀喜怒哀樂未發」，「默坐澄心」，「體認天理」等一行之。立坐食息，念念不舍，夜不解衣，倦極而睡，睡覺復坐，於前諸法，反覆更互，心氣清澄時，便有塞乎天地氣象，第不能常。在路二月，幸無人事，而山水清美，主僕相依，寂寂靜靜。晚間，命酒數行，停舟青山，徘徊碧澗，時坐磐石，溪聲鳥韻，茂樹修篁，種種悅心，而心不著境。過汀州，陸行至一旅舍，舍有小樓，前對山，後臨澗，登樓甚樂。偶見明道先生曰：「百官萬務，兵革百萬之衆，飲水曲肱，樂在其中。萬變俱在人，其實無一事。」猛省曰：「原來如此，實無一事也。」一念纏懸，斬然遂絕，忽如百斤擔子，頓爾落地。又如電光一閃，透體透明，遂與大化融合無際，更無天人內外之隔。至此見六合皆心，腔子是其區宇，方寸亦其本位，神而明之，總無方所可言也。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，此時只看作平常，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

耳。乙未春，自揭陽歸，取釋、老二家，參之釋典，與聖人所爭毫髮。其精微處，吾儒具有之，總不出無極二字；弊病處，先儒具言之，總不出無理二字。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高，若無聖人之道，便無生民之類，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。戊戌，作水居，為靜坐讀書計。然自丙申後數年，喪本生父母，徙居婚嫁，歲無寧息，只於動中練習，但覺氣質難變。甲辰，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，大得朋友講習之功，徐而驗之，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。蓋各人病痛不同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，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。學者神短氣浮，須數十年靜力，方得厚聚深培。而最受病處，在自幼無小學之教，浸染世俗，故俗根難拔。必埋頭讀書，使義理浹洽，變易其俗腸俗骨，澄神默坐，使塵妄消散，堅凝其正心正氣，乃可耳。余以最劣之質，即有豁然之見，而缺此一大段工夫，其何濟焉！所幸呈露面目以來，纔一提策，便是原物。丙午，方實信孟子「性善」之旨。此性無古無今，無聖無凡，天地人只是一個。惟最上根，潔清無蔽，便能信人。其次全在學力，稍隔一塵，頓遙萬里。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。丁未，方實信程子「鸞飛魚躍」與「必有事焉」之旨。謂之性者，色色天然，非由人力。鸞飛魚躍，誰則使之？勿忘勿助，猶為學者戒勉。若真機流行，灑漫布濩，亘古亘今，間不容息，於何而忘？於何而助？所以必有事者，如植穀然，根苗花實，雖其自然變化，而栽培灌溉，全非勉強學問。苟漫說自然，都無一事，即不成變化，亦無自然矣。辛亥，方實信《大學》「知本」之旨。壬子，方實信《中庸》之旨。此道絕非名言可形。程子名之曰「天理」，陽明名之曰「良知」，總不若中庸二字為盡。中者停停當當，庸者平平常常，有一毫走作，便不停當，有一毫造作，便非平常，本體如是，工夫如是，天地聖人不能究竟，沉於吾人，豈有涯際？動物敦倫，謹言敏行，兢兢業業，斃而後已云爾。此先生甲寅以前之功如此，其後涵養愈粹，工夫愈密，到頭學力，自云「心如太虛，本無生死」。字劉子謂：「先生心與道一，盡其道而生，盡其道而死，是謂無生無死。」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。先生之學，一本程、朱，故以格物為要。但程、朱之格物，以心主乎一身，理散在萬物，存心窮理，相須並進。先生謂「纔知反求諸身，是真能格物者也」，頗與楊中立所說「反身而誠，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」為相近，是與程、朱之旨異矣。先生又曰：「人心明，即是天理。」窮至無妄處，方是理。「深有助乎陽明『致良知』之說，而謂：『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，故虛靈之用，多為情識，而非天則之自然，去至善

遠矣。吾輩格物，格至善也，以善為宗，不以知為宗也。』夫善豈有形象？亦非有一善從而知之，知之推極處，即至善也。致良知正是止至善，安得謂其相遠？總之，致知格物，無先後之可言。格物者申明致之一字，格物即在致之中，未有能致而不謂之格物者。先生謂有不格物之致知，則其所致者何事？故必以外窮事物之理為格物，則可言陽明之致知不在於格物。若如先生言，人心明即是天理，則陽明之致知，即是格物，明矣。先生之格物，本無可議，特欲自別於陽明，反覺多所扞格耳。

## 傳記

《明史·高攀龍傳》高攀龍，字存之，無錫人。少讀書，輒有志程、朱之學。舉萬曆十七年進士，授行人。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《大學初義》，詆程、朱章句，請頒天下。攀龍抗疏力駁其謬，其書遂不行。

侍郎趙用賢、都御史李世達被訐去位，朝論多咎大學士王錫爵。攀龍上疏曰：

近見朝宇之上，善類擯斥一空。大臣則孫繼、李世達、趙用賢去矣，小臣則趙南星、陳泰來、顧允成、薛敷教、張納陞、于孔兼、賈巖斥矣。邇者李禎、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，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，空署而逐矣。

夫天地生才甚難，國家需才甚亟，廢斥如此，後將焉繼。致使正人扼腕，曲士彈冠，世道人心何可勝慨！且今陛下朝講久輟，廷臣不獲望見顏色。天言傳布，雖曰聖裁，隱伏之中，莫測所以。故中外羣言，不曰「輔臣欲除不附己」，則曰「近侍不利用正人」。陛下深居九重，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，而陛下於諸臣，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？果以為皆由聖怒，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，未聞忤旨，何以皆罷斥？即使批鱗逆耳，如董基等，陛下已嘗收錄，何獨於諸臣不然？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，而左右反借以行媚嫉之私，陛下有容言之盛心，而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。傳之四海，垂諸史冊，為聖德累不小。

輔臣王錫爵等，跡其自待，若愈於張居正、申時行，察其用心，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。即如諸臣罷斥，果以為當然，則是非邪正，恆人能辨，何忍坐

視至尊之過舉，得毋內洩其私憤，而利於斥逐之盡乎？

末力詆鄭材、楊應宿讒諂宜黜。應宿亦疏訐攀龍，語極妄誕。疏並下部院，議請薄罰兩臣，稍示懲創。帝不許，鵠應宿二秩，謫攀龍揭陽添注典史。御史吳弘濟等論救，並獲譴。攀龍之官七月，以事歸。尋遭親喪，遂不出，家居垂三十年。言者屢薦，帝悉不省。

熹宗立，起光祿丞。天啓元年進少卿。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，言：「張差梃擊實養性父國泰主謀。今人言籍籍，咸疑養性交關奸宄，別懷異謀，積疑不解，當思善全之術。至劉保謀逆，中官盧受主之，劉于簡獄詞具在。受本鄭氏私人，而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，計陷名將，失地喪師。于簡原供，明言李永芳約如楨內應。若崔文昇素為鄭氏腹心，知先帝症虛，故用泄藥，罪在不赦。陛下僅行斥逐，而文昇猶潛住都城。宜勒養性還故里，急正如楨、文昇典刑，用章國法。」疏入，責攀龍多言，然卒遣養性還籍。

孫慎行以「紅丸」事攻舊輔方從哲，下廷議。攀龍引《春秋》首惡之誅，歸獄從哲。給事中王志道為從哲解，攀龍遺書切責之。尋改太常少卿，疏陳務學之要，因言：「從哲之罪非止「紅丸」，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。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，始以張差之梃，繼以美姝之進，終以文昇之藥，而從哲實左右之。力扶其為鄭氏者，力鋤其不為鄭氏者；一時人心若狂，但知鄭氏，不知東宮。此賊臣也，討賊，則為陛下之孝。而說者乃曰「為先帝隱諱則為孝」，此大亂之道也。陛下念聖母則宜選侍之罪，念皇考則隆選侍之恩，仁之至義之盡也。而說者乃曰「為聖母隱諱則為孝」。明如聖諭，曰為假託；忠如楊漣，謗為居功。人臣避居功，甘居罪，君父有急，袖手旁觀，此大亂之道也。惑於其說，孝也不知其為孝，不孝也以為大孝；忠也不知其為忠，不忠也以為大忠。忠孝皆可變亂，何事不可妄為。故從哲、養性不容不討，奈何猶令居輦轂下！」時從哲輩輿援甚固，摘疏中「不孝」語激帝怒，將加嚴譴。葉向高力救，乃奪祿一年。旋改大理少卿。鄭元標建書院，攀龍與焉。元標被攻，攀龍請與同罷，詔留之。進太僕卿，擢刑部右侍郎。

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。楊漣等羣擊魏忠賢，勢已不兩立。及向高去國，魏廣微日導忠賢為惡，而攀龍為趙南星門生，並居要地。御史崔呈秀按淮、揚還，攀龍發其穢狀，南星議成之。呈秀窘，急走忠賢所，乞為義兒，遂撤謝

人物總部·明代部·東林學派分部·高攀龍

應祥事，謂攀龍黨南星。嚴旨詰責，攀龍遽引罪去。頃之，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為知府，訐攀龍挾私排擠。詔復鳳翔故官，削攀龍籍。呈秀憾不已，必欲殺之，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，遣緹騎往逮。攀龍晨謁宋儒楊龜山祠，以文告之。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，聞周順昌已就逮，笑曰：「吾視死如歸，今果然矣。」入與夫人語，如平時。出，書二紙告二孫曰：「明日以付官校。」因遣之出，扃戶。移時諸子排戶入，一燈熒然，則已衣冠自沈於池矣。發所封紙，乃遺表也。云：「臣雖削奪，舊為大臣，大臣受辱則辱國。謹北向叩頭，從屈平之遺則。」復別門人華允誠書云：「一生學問，至此亦少得力。」時年六十五。遠近聞其死，莫不傷之。

呈秀憾猶未釋，矯詔下其子世儒吏。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，謫為徒。崇禎初，贈太子少保，兵部尚書，諡忠憲，授世儒官。

初，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，攀龍心非之。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，以靜為主。操履篤實，粹然一出於正，為一時儒者之宗。海內士大夫，識與不識，稱高，顧無異詞。攀龍削官之秋，詔毀東林書院。莊烈帝嗣位，學者更修復之。

## 紀事

高攀龍《高子遺書》卷三《困學記》 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

名復陽。與顧涇陽先生講學，始志於學。以為聖人所以為聖人者，必有做處，未知其方。看《大學或問》，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。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，持心方寸間，但覺氣鬱身拘，大不自在。及放下，又散漫如故，無可奈何。久之，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，不知腔子何所指？果在方寸間否耶？竟註釋不得，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，腔子猶言身子耳。大喜，以為心不專在方寸，渾身是心也，頓自輕鬆快活。適江右羅止菴名憲忠。來講李見羅修身為本之學，正合於余所持循者，益大喜不疑。是時只作知本工夫，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。己丑第後，益覺此意津津，憂中讀《禮》讀《易》，壬辰謁選。平生耻心最重，筮仕自盟曰，吾於道未有所見，但依吾獨知而行，是非好惡無所為而發者天啓之矣。驗之頗近於此。略見本心，妄

自擔負，期於見義必爲。冬至，朝天宮習儀，僧房靜坐，自覓本體。忽思閑邪存誠句，覺得當下無邪，渾然是誠，更不須覓誠。一時快然，如脫纏縛。癸巳以言事謫官，頗不爲念，歸嘗世態，便多動心。甲午秋赴揭揚，自省胸中理欲交戰，殊不寧帖。在武林與陸古樵名粹，明廣東新會人，潛心白沙先生主靜之學。吳子往名志遠。談論數日。一日古樵忽問曰：本體何如？余言下茫然，雖答曰：無聲無臭。實出口耳，非由真見。將過江頭，是夜明月如洗，坐六和塔畔，江山明媚，知己勸酬，爲最適意時。然余忽忽不樂，如有所束。勉自鼓舞而神不偕來，夜闌別去。余便登舟，猛省曰：今日風景如彼，而余之情景如此，何也？窮自根究，乃知於道全未有見。身心總無受用，遂大發憤曰：此行不徹此事，此生真負此身矣！明日於舟中厚設蓐席，嚴立規程，以半日靜坐，半日讀書。靜坐中不帖處，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。於凡誠敬、主靜、觀喜怒哀樂未發、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，一一行之。立坐食息，念念不舍，夜不解衣，倦極而睡，睡覺復坐。於前諸法反覆更互。心氣清澄時，便有塞乎天地氣象，第不能常。在路二月，幸無人事，而山水清美，主僕相依，寂寂靜靜。晚間命酒數行，停舟青山，徘徊碧澗，時坐磐石，溪聲鳥韻，茂樹修篁，種種悅心，而心不著境。過汀州，陸行至一旅舍，舍有小樓，前對山後臨澗，登樓甚樂，手持二程書，偶見明道先生曰：百官萬務，兵革百萬之衆，飲水曲肱，樂在其中。萬變俱在人，其實無一事。猛省曰：原來如此！實無一事也，一念纏綿，斬然遂絕。忽如百觔擔子頓爾落地，又如電光一閃，透體通明，遂與大化融合無際，更無天人內外之隔。至此見六合皆心，腔子是其區宇，方寸亦其本位，神而明之，總無方所可言也。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，此時只看作平常，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。乙未春自揭揚歸，取釋老二家參之，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髮，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，總不出無極二字，弊病處先儒具言之，總不出無理二字。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尊，若無聖人之道，便無生民之類，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。戊戌作水居，爲靜坐讀書計。然自丙申後數年，喪本生父母，徙居婚嫁，歲無寧息，只於動中練習，但覺氣質難變。甲辰願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，大得朋友講習之功，徐而驗之，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，蓋各人病痛不同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，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。學者神短氣浮，便須數十年靜力，方得厚聚深培，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，浸

染世俗，故俗根難拔，必埋頭讀書，使義理浹洽，變易其俗腸骨，澄神默坐，使塵妄消散，堅凝其正心正氣，乃可耳。余以最劣之資，即有豁然之見，而缺此一大段工夫，其何濟焉！所幸呈露面目以來，纔一提策，便是原物。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，此性無古無今，無聖無凡，天地人只是一個，惟最上根潔清無蔽，便能信入。其次全在學力，稍隔一塵，頓遙萬里。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。丁未方實信程子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，謂之性者，色色天然，非由人力。鸞飛魚躍，誰則使之？勿忘勿助，猶爲學者戒勉，若真機流行，瀰漫布濩，亘古亘今，間不容息，於何而忘，於何而助？所以必有事者，如植穀然，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，而栽培灌溉全在勉強問學。苟漫說自然，都無一事，即不成變化，亦無自然矣。辛亥方實信《大學》知本之旨，具別刻中。壬子方實信《中庸》之旨，此道絕非名言可形。程子名之曰天理，陽明名之曰良知，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。中者停停當當，庸者平平常常。有一毫走作，便不停當，有一毫造作，便非平常。本體如是，工夫如是。天地聖人不能究竟，況於吾人，豈有涯際？動物敦倫，謹言敏行，兢兢業業，斃而後已云爾。困而學之，年積月累，厥惟艱哉，而不足以當智者一笑也。同病相憐，或有取焉。甲寅孟秋記。

## 雜錄

**高攀龍《高子遺書》卷八上《答史玉池》** 弟居平惟日取諸聖賢書循循而讀之，內體諸身而合，外應諸事而順，自不覺其篤信而深好之。故自《學》、《庸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，周程張朱諸書而外，不敢泛有所讀。確守師說，亦不敢自立所見。出而應世一秉其所信，亦不敢有所委曲求濟於其間。不審其間尚有弊病否？乞爲弟細察之。

**又《答瞿洞觀》** 弟自甲午年赴謫所，從萬山中磐石上露出本來面目，修持十五年，祇覺一毛尚在。去年一化，方知水窮山盡處耳。雖然，聖解一破立盡，凡情萬疊難銷。古德牧之爲牛，弟則奉之爲君。夫何爲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

# 錢一本

## 傳記

### 綜述

#### 黃宗羲《明儒學案》卷五九《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》 錢一本字國

端，別號啓新，常州武進人。萬曆癸未進士。授廬陵知縣。入爲福建道御史，劾江西巡按祝大舟，逮之，貪風始衰。又劾時相假明旨以塞言路。請崇祀羅文毅、羅文恭、陳布衣、曹學正。已而巡按廣西。皇太子冊立改期，上言：『自古人君，未有以天下之本爲戲，如綸如綍，乃展轉靡定如此者。一人言及，卽曰此激擾也，改遲一年。屆期而又有二人言及，又曰此激擾也，復遲二三年。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，庶得委曲遷延，以至其昵愛之私，曾不顧國本動搖，周幽、晉獻之禍，可以立覩。』疏留中。踰四月，給事中孟養浩，亦以國本爲言，內批廷杖，並削先生籍。歸築經正堂以講學。東林書院成，與顧端文分主講席。黨禍起，小人以東林爲正鵠，端文謠詆無虛日，而先生不爲弋者所篡。先生之將歿也，豫營窀穸，掘地得錢，兆在庚戌。賦詩曰：『庚戌年遙月易逢，今年九月便相衝。』又曰：『月朔初逢庚戌令，夫行應不再次且。』如期而逝。蓋丁巳年九月，月建爲庚戌也。天啓二年壬戌，贈太僕寺少卿，予祭一壇。

先生之學，得之王塘南者居多。懲一時學者喜談本體，故以「工夫爲主，一粒數種，人人所有，不能凝聚到發育地位，終是死粒。人無有不才，才無有不善，但盡其才，始能見得本體，不可以石火電光，便作家當也。」此言深中學者之病。至謂「性固天生，亦由人成，故曰成之者性」。夫性爲自然之生理，人力絲毫不得而與，故但有知性，而無爲性。聖不能成，愚不能虧，以成虧論性，失之矣。先生深於《易》學，所著有《像象管見》、《象鈔》、《續鈔》。演九疇爲四千六百八爻，有辭有象，占驗吉凶，名《範衍》。類儒學正脈，名《源編》、《匯編》。錄時政名《邸鈔》。語錄名《龜記》。

人物總部·明代部·東林學派分部·錢一本

《明史·錢一本傳》 錢一本，字國瑞，武進人。萬曆十一年進士。除廬陵知縣，徵授御史。入臺卽發原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貪墨狀，大舟至遣戍。已，論請從祀曹端、陳真晟、羅倫、羅洪先於文廟。出按廣西。

帝以張有德請備大禮儀物，復更冊立東宮期，而申時行柄國，不能匡救。一本上論相、建儲二疏。其論相曰：

昨命旨下輔臣，令輔臣總政。夫朝廷之政，輔臣安得總之。內閣代言擬旨，本顧問之遺，遇有章奏，閣臣宜各擬一旨。今一出時行專斷。皇上斷者十一，時行斷者十九。皇上斷謂之聖旨，時行斷亦謂之聖旨。惟嫌怨所在，則以出自聖斷爲言，罪何可勝誅。所當論者一。

評事雒于仁進四藥之箴，陛下欲見之施行，輔臣力勸留中。既有言及輔臣之章，亦盡留中不下。道吾君以遂非文過如此，復安望其盡忠補過耶？所當論者二。

科場弊竇，汙人齒頰，而敢擬原無私弊之旨，以欺吾君。臣請執政子弟有中式而被人指摘者，除名改廢。又與見從仕籍者，暫還里居，俟父致政，乃議進止。毋令犬馬報主之心，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。所當論者三。

大臣以身殉國，安復有家。乃以遠臣爲近臣府庫，又合遠近之臣爲內閣府庫。開門受賂自執政始，而歲歲申饒遺之禁何爲哉？所當論者四。

墨敕斜封，前代所患，密啓言事，先臣弗爲。今閣臣或有救援之舉，或有密勿之謀，類具揭帖以進；雖格言正論，謙讓忠謀，已類斜封密啓之爲，非有公聽並觀之正。況所言公，當與天下公言之；所言私，忠臣不私。奈何援中書之故事，啓留中之弊端，昭恩怨之所由，示威福之自己。所當論者五。

我國家做古爲治，部院卽分職之六卿，內閣卽論道之三公。未聞三公可盡攬六卿之權，歸一人掌握，而六卿又頰首屏氣，唯唯聽命於三公，必爲請教而後行也。所當論者六。

三公職在論道。師，道之教訓。今講幄經年不御，是何師也？傳，傳之德義。今外帑匱乏，私藏充盈，不能一爲救正，是何傳也？保，保其身體。

今聖躬常年靜攝，尚以多疾爲辭，是何保也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、傅、保，而冊立皇元子之儀，至今又復改選，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職矣。所當論者七。

翰林一途，謂之儲相。累貲躋級，循列卿位，以覲必得。遂使國家命相之大任，僅爲閣臣援引之私物。庸者習軟熟結納之態，黠者恣憑陵侵奪之謀。外推內引，瑞閣表裏。始進不正，安望其終。故自來內閣之臣一據其位，遠者二十年，近者十年，不敗不止。嵩之鑿不遠，而居正蹈之；居正之鑿不遠，而時行又蹈之。繼其後者庸碌罷駑，或甚於時行；福臨執拗，又復爲居正。若非大破常格，公天下以選舉，相道終未可言。所當論者八。

先民詢芻蕘之言，明王設誹謗之木。今大臣懼人攻己，而欲鉗天下之口，不目之爲奸，爲邪，爲浮薄，必置之爲讒，爲謗，爲小人。目前之耳目可塗，身後之是非難罔。所當論者九。

君臣之分，等於天地。今上名之曰總政，己亦居之曰總政。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，耐彈忍辱，必老死於位而後已。古所謂元老大臣，乃如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？大臣既無難進易退之節，天下安有碩廉孺立之風。舉一世之人心風俗，糜爛於乞墻登壘之坑，滔滔而莫之止。是故陛下之治，前數年不勝其操切慘刻，而勢焰燦人；後數年不勝其姑息委靡，而賢愚共貫。前之政自居正總，今之政自時行總，而皆不自朝廷總故也。所當論者十。

然君道莫先論相，而取人亦在君身，願陛下勿以國本爲兒戲。昔孔子以九經告君，而先之修身，勸賢。大抵讒夫女調貨利之交，一有惑溺，則內之心志決不精明，外之身體決不强固。矧以豔處之褒姒，而爲善譖之驪姬，狐媚旣以蠱其心，鹿臺又復移其志。陛下之方寸，臣知其不能自持者多矣，抑何以貴德尊士，而修身取人哉！

其論國本曰：

陛下所以遲遲建儲者，謂欲效皇祖世宗之爲耳。然皇祖中年當立莊敬爲太子，封皇考爲裕王，非終不立太子也。矧今日事體又迥然不同。皇貴妃寵過皇后。其處心積慮，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，無一日而不思爲援立其子之計。此世宗時所無也。凡子必依於母，皇元子之母歷於皇貴妃之下。陛下曰「長幼有序」，皇貴妃曰「貴賤有等」。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，不審陛下何以處此。此世宗時所無也。景王就封，止皇考一人在京。今則章服不別，名分不正。弟旣憑母之寵而朝夕近侍，母又覲子之立而日夜樹功。此世宗時

所無也。傳聞陛下先曾失言於皇貴妃，皇貴妃執此爲信。及今不斷，蠱惑日深，剛斷日餒，事體日難。此世宗時所無也。

前者有旨不許諸司激擾，愈致遲延，非陛下預設機筭，以禦天下言者乎！使屆期無一人言及，則佯爲不知，以冀其遲延。有一人言及，則禦之曰「此來激擾我也」，改選一年。明年又一人言及，則又曰「此又來激擾我也」，又改二三年。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，庶幾依違遠就，以全其祗席昵愛之私，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，天下從此危亂。臣以爲陛下之禦人至巧，而爲謀則甚拙也。此等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，願欲以欺天下萬世耶！

疏入，留中。

時廷臣相繼爭國本，惟一本言最懇直。帝銜之。無何，杖給事中孟養浩。中旨以養浩所選之詞根托一本，造言誣君，搖亂大典，遂斥爲民。屢薦，卒不用。一本旣罷歸，潛心「六經」，濂、洛諸書，尤研精《易》學。與顧憲成輩分主東林講席，學者稱啓新先生。里居二十五年，預剋卒日，賦詩誌之，如期而逝。天啓初，贈太僕寺少卿。

## 顧允成

## 綜述

黃宗羲《明儒學案》卷六〇《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》顧允成字季

時，別號涇凡，兄則涇陽先生也。與涇陽同遊薛方山之門。萬曆癸未，舉禮部。丙戌廷對，指切時事，以寵鄭貴妃，任奄寺爲言。讀卷官大理何源曰：「此生作何語？真堪鎖榜矣。」御史房寰劾海忠介，先生與諸壽賢、彭遵古合疏，數寰七罪，奉旨削籍。久之，起南康府教授。丁憂。服闋，再起保定府教授。歷國子監博士，禮部主事。詔皇太子與兩皇子並封爲王，先生又與岳元聲、張納陞上疏極諫，責備婁東。已而趙忠毅掌計，盡黜政府之私人。婁東欲去忠毅，授意給事中劉道隆，謂拾遺司屬不宜留用，因而忠毅削籍，太宰求



去。先生又與于孔兼、賈岩、薛敷教、張納陞抗疏，犯政府，皆謫外任。先生判光州。是時政府大意在遏抑建言諸臣，尤遏抑非臺省而建言者。先生上書座師許國，反覆當世但阿諛、熟軟、奔競、交結之爲務，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，聖怒可懼，幸執難犯。言路之人龔杜欽、谷永附外戚，而專攻上身之故智，以是而禁人之言，猶爲言路不塞哉！布衣翟從先，爲李見羅頌冤，進唐曙臺《禮經》，先生皆代爲疏草，惟恐其不成人之美也。光州告假歸，十有四年，所積俸近千金，巡撫檄致之，先生不受。丁未五月卒，年五十四。

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，謂：「此一種人，占盡世間便宜，直將弑父與君種子，暗佈人心。學問須從狂狷起腳，然後能從中行歇腳，近日之好爲中行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，只因起腳時，便要歇腳事也。」鄒忠介晚年論學，喜通融而輕節義，先生規之曰：「夫假節義乃血氣也，真節義即義理也。血氣之怒不可有，義理之怒不可無。義理之節氣，不可亢之而使驕，亦不可抑之而使餒。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，則浩然之氣，且無事養矣。近世鄉愿道學，往往借此等議論，以銷鑠吾人之真元，而遂其同流合污之志。其言最高，其害最遠。」一日，喟然而嘆，涇陽曰：「何嘆也？」曰：「吾嘆夫今之講學者，恁是天崩地陷，他也不管，只管講學耳。」涇陽曰：「然則所講何事？」曰：「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，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。涇陽爲之慨然。涇陽嘗問先生工夫，先生曰：『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，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。』涇陽曰：『須要認得自家。』先生曰：『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，性頗近狂，然自反尙是極極窠臼，性又近狷。竊恐兩頭不著。』涇陽曰：『如此不爲中行，不可得矣。』先生曰：『檢點病痛，只是一個粗字，所以去中行彌遠。』涇陽曰：『此是好消息，粗是眞色，狂狷原是粗中行，中行只是細狂狷。練粗入細，細亦眞矣。』先生曰：『粗之爲害，亦正不小，猶幸自覺得，今但密密磨洗，更無他說。』涇陽曰：『尙有說在，性近狷，還是習性，情近狂，還是習情。若論眞性情，兩者何有？』於此參取明白，方認得自家。既認得自家，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，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。』先生遲疑者久之，而後曰：『豁然矣。譬如欲適京師，水則具舟楫，陸則備輿馬，徑向前去，無不到者。其間倘有阻滯，則須耐心料理，若因此便生懊惱，且以爲舟楫輿馬之罪，欲思還轉，別尋方便，豈不大誤！』涇陽曰：『如是！如是！』先生嘗曰：『吾輩一發念，一出言，一舉事，須要太極上著腳，若只跟陰陽五行走，便不濟事。』有疑其拘

人物總部·明代部·東林學派分部·顧允成

者，語之曰：「大本大原，見得透，把得住，自然四通八達，誰能拘之？若於此糊塗，便要通融和會，幾何不墮坑落堑，喪失性命。」故先生見義必爲，皆從性命中流出。沈繼山稱爲「義理中之鎮惡，文章中之辟邪」，洵不虛也。

## 傳記

《明史·顧允成傳》 顧允成，字季時，憲成弟。性耿介，厲名節。舉萬曆十一年會試，十四年始赴殿試。對策中有曰：「陛下以鄭妃勤於奉侍，冊爲皇貴妃，廷臣不勝私憂過計。請立東宮，進封王恭妃，非報罷則峻逐。或不幸貴妃弄威福，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，內外害可勝言。頃張居正罔上行私，陛下以爲不足信，而付之二三匪人。恐居正之專，尙與陛下二。此屬之專，遂與陛下二。二則易間，一難圖也。」執政駭且悲，置未第。

會南畿督學御史德清人房寰，連疏詆都御史海瑞，允成不勝憤。偕同年生彭遵古、諸壽賢抗疏劾之，略言：「寰妬賢醜正，不復知人間羞恥事。臣等自幼讀書，卽知慕瑞，以爲當代偉人。寰大肆貪汙，聞瑞之風，宜愧且死，反敢造言逞誣，臣等所爲痛心。」因劾其欺罔七罪。始寰疏出，朝野多切齒。而政府庇之，但擬旨譴讓。及得允成等疏，謂寰已切讓，不當出位妄奏，奪三人冠帶，還家省愆，且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，毋妄言時政。南京太僕卿沈思孝上言：「二三年來，今日以建言防人，明日以越職加人罪，且移牒諸司約禁，而進士觀政者，復令堂官鉗束之。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，而反禁其諫言直諫；教其砥行立節可也，而反教以緘默取容。此風一開，流弊何極。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，庶官又不當言，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，小臣又不許言。萬一權奸擅朝，傾危宗社，陛下安從聞之。臣歷稽先朝故事，練綱、鄒智、孫磐、張璠並以書生建言，未聞以爲罪，獨奈何錮允成等耶？」疏入，忤旨被責，三人遂廢。寰復詆瑞及思孝，其言絕狂誕。自是獲罪清議，出爲江西副使。給事中張鼎思劾其奸貪，寰亦許鼎思請寄事。諸給事中不平，連章攻寰，寰與鼎思並謫，遂不復振。

久之，南京御史陳邦科請錄用允成等，不許。巡按御史復言之，詔許以教授用。允成歷任南康、保定。入爲國子監博士，遷禮部主事。三王並封制

下，偕同官張納陛、工部主事岳元聲合疏諫曰：『冊立大典，年來無敢再瀆者，以奉二十一年舉行之明詔。茲既屆期，羣臣莫不引領。而元輔王錫爵星駕趣朝，一見禮部尚書羅萬化、儀制郎于孔兼，即戒之弗言，慨然獨任，臣等實喜且慰。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札，竟付錫爵私邸，而三王並封之議遂成；即次輔趙志臯、張位亦不預聞。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。元子封王，祖宗以來未有此禮，錫爵安得專之，而陛下安得創之。當是時，光祿丞朱維京、給事中王如堅疏先入。帝震怒，戍極邊。維京同官涂杰、王學曾繼之，斥為民。及是諫者益衆，帝知不可盡斥，但報『遵旨行』。已而竟寢。

未幾，吏部尚書孫繼等以拾遺事被責。允成謂閣臣張位實為之，上疏力詆位，因及錫爵。納陛亦抗章極論，並侵附執政者。帝怒，謫允成光州判官，納陛鄧州判官。皆乞假歸，不復出。

## 明末儒者分部

### 徐光啓

### 傳記

《明史·徐光啓傳》 徐光啓，字子先，上海人。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，又七年成進士。由庶吉士歷贊善。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、曆算、火器，盡其術。遂徧習兵機、屯田、鹽筴、水利諸書。

楊鎬四路喪師，京師大震。累疏請練兵自効。神宗壯之，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。練兵通州，列上十議。時遼事方急，不能如所請。光啓疏爭，乃稍給以民兵戎械。

未幾，熹宗即位。光啓志不得展，請裁去，不聽。既而以疾歸。遼陽破，召起之。還朝，力請多鑄西洋大礮，以資城守。帝善其言。方議用，而光啓

與兵部尚書崔景榮議不合，御史丘兆麟劾之，復移疾歸。天啓三年起故官，旋擢禮部右侍郎。五年，魏忠賢黨智鉅劾之，落職閒住。

崇禎元年召還，復申練兵之說。未幾，以左侍郎理部事。帝憂國用不足，敕廷臣獻屯鹽善策。光啓言屯政在乎墾荒，鹽政在嚴禁私販。帝褒納之，擢本部尚書。時帝以日食失驗，欲罪臺官。光啓言：『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。元時嘗嘗食不食，守敬且爾，無怪臺官之失占。臣聞曆久必差，宜及時修正。』帝從其言，詔西洋人龍華民、鄧玉函、羅雅谷等推算曆法，光啓為監督。

四年春正月，光啓進《日躔曆指》一卷、《測天約說》二卷、《大測》二卷、《日躔表》二卷、《割圓八線表》六卷、《黃道升度》七卷、《黃赤距度表》一卷、《通率表》一卷。是冬十月辛丑朔，日食，復上測候四說。其辯時差里差之法，最為詳密。

五年五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，入參機務，與鄭以偉並命。尋加太子太保，進文淵閣。光啓雅負經濟才，有志用世。及柄用，年已老，值周延儒、溫體仁專政，不能有所建白。明年十月卒。贈少保。【略】

御史言光啓、以偉相繼沒，蓋棺之日，囊無餘貲，請優卹以媿貪墨者。帝納之，乃諡光啓文定，以偉文恪。

久之，帝念光啓博學強識，索其家遺書。子驥入謝，進《農政全書》六十卷。詔令有司刊布，加贈太保，錄其孫為中書舍人。

### 劉宗周

### 綜述

《明儒學案》卷六二《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》 劉諱宗周，字起東，號念臺，越之山陰人。萬曆辛丑進士。授行人。上疏言國本，言東林多君子，不宜彈射。請告歸。起禮部主事，劾奄人魏忠賢、保母客氏，轉光祿寺丞。尋陞尚寶少卿，太僕少卿，疏辭，不允。告病回籍。起右通政，又固辭。

內批爲矯情厭世，革職爲民。崇禎己巳，起順天府尹。上方綜核名實，羣臣救過不遑，先生以爲此刑名之術也，不可以治天下，而以仁義之說進，上迂濶之。京師戒嚴，上疑廷臣謀國不忠，稍稍親向奄人。先生謂：『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，爲濟難之本，皇上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，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，則太平之業，一舉而定也。』當是時，小人乘時欲翻逆案，遂以失事者，牽連入之東林。先生曰：『自東林之以忠義著，是非定矣。奈何復起波瀾？用賢之路，從此而窮。』解嚴後，上《祈天永命疏》：『上天重民命，則刑罰宜省，請除詔獄；上天厚民生，則賦斂宜緩，請除新餉。相臣勿興大獄，勿贊富強，與有祈天永命之責焉。』上詰以軍需所出，先生對曰：『有原設之兵，原設之餉在。』上終以爲迂濶也。請告歸。上復思之，因推閣員降詔，召先生入對文華殿，上問人才、糧餉、流寇三事，對曰：『天下原未嘗乏才，止因皇上求治太急，進退天下士太輕，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。加派重而參罰嚴，吏治日壞，民生不得其所，胥化爲盜賊，餉無從出矣。流寇本朝廷赤子，撫之有道，寇還爲吾民也。』上又問兵事，對曰：『臣聞禦外亦以治內爲本，此干羽所以格有苗也。皇上亦法堯舜而已矣。』上顧溫體仁曰：『迂哉！劉某之言也。』用爲工部左侍郎。乃以近日弊政，反覆言之。謂：『皇上但下一尺之詔，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由，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，遣廷臣賁內帑，巡行郡國，爲招撫使，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，陳師險隘，聽其窮而自解歸來，誅渠之外，猶可不殺一人，而畢此役也。』上見之大怒。久之而意解，諭以『大臣論事，須體國度時，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，盡咎朝廷耳。』先生復言：『皇上已具堯舜之心，惟是人心道心，不能無倚伏之機，出於人心，而有過不及者，授之政事之地，即求治而過，不免害治者有之，惟皇上深致意焉。』三疏請告，上允之。行至德州，上疏曰：『今日之禍，己巳以來釀成之也；後日之禍，今日又釀之矣。己巳之變，受事者爲執政之異己，不難爲法受惡，概置之重典；丙子之變，受事者爲執政之私人，不難上下蒙蔽，使處分之頓異。自古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，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，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，有用小人之君子，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。八年之間，誰秉國成？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。』有旨革職爲民。然上終不忘先生，臨朝而嘆，謂：『大臣如劉某，清執敢言，廷臣莫及也。』壬午，起吏部左侍郎。先生以爲天下治亂，決不能舍道而別有手援之法，一涉功利，皆爲苟且。途中上書，以明聖學。未至，陞左都御史。

人物總部·明代部·明末儒者分部·劉宗周

召對，上問：『職掌安在？』對曰：『都察院之職，在於正己以正百僚，必其存諸中者，上可以對君父，下可質天下士大夫，而後百僚則而象之。至於責成，巡方其守務也，巡方得人，則吏治清，吏治清則民生安矣。』己又戒嚴，先生言：『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，鎮靜以立本，安詳以應變，此第一義也。其施行次第，旌虛象昇，戮楊嗣昌。』上曰：『責重朕心，是也。請卹追戮，何與兵機事？』召對中左門。御史楊若僑言火器，先生劾之曰：『御史之言非也，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，戰守屯戍之法，概置不講，以火器爲司命，不恃人而恃器，國威所以愈頓也。』上議督撫去留，先生對：『請自督師范志完始，志完身任三協，平時無備，任其出入，今又借援南下，爲脫卸計，從此關門無阻，決裂至此。』上曰：『入援乃奉旨而行，何云脫卸？』先生對：『十五年來，皇上處分未當，致有今日敗局，乃不追原禍始，更絃易轍，欲以一切苟且之政，牽補罅漏，非長治之道也。』上變色曰：『從前已不可追，今日事後之圖安在？』先生對：『今日第一義，在皇上開誠布公，先豁疑關，公天下以爲好惡，則思過半矣。』上曰：『國家敗壞已極，如何整頓？』先生對：『近來持論者，但論才望，不論操守。不知天下真才望，出於天下真操守。自古未有操守不謹，而遇事敢前者，亦未有操守不謹，而軍士畏威者。』上曰：『濟變之日，先才而後守。』先生對：『以濟變言，愈宜先守，即如范志完操守不謹，用賄補官，所以三軍解體，莫肯用命。由此觀之，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？』上始色解。先生更端曰：『皇上方下詔求言，而給事中姜琛、行人司副熊開元，以言得罪，下之詔獄。皇上度量卓越，如臣某累多狂妄，幸寬斧鑕。又如詞臣黃道周，亦以讜直獲宥。二臣何獨不蒙一體之仁乎？』上曰：『道周有學有守，豈二臣可比？』先生對曰：『二臣誠不及道周，然朝廷待言官有體，即有應得之罪，亦當勅下法司定之，遽實詔獄，終於國體有傷。』上怒曰：『朕處一二言官，如何遂傷國體？』假有貪賊壞法，欺君罔上者，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。』上大怒曰：『如』即皇上欲問貪賊壞法，欺君罔上者，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。』上大怒曰：『如此偏黨，豈堪慮職？』候旨處分。先生謝罪。文武班行各申救，遂革職歸。

南渡，起原官。先生上言：『今日宗社大計，舍討賊復讐，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。非陛下決策親征，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？』江左非偏安之業，請進圖江北。鳳陽號稱中都，東扼徐、淮，北控豫州，西顧荆、襄，而南去金陵不遠，親征之師，駐蹕於此，規模先立，而後可言政事。』一時亂政，先生

無不危言。閣臣則劾馬士英、勳臣則劾劉孔昭、四鎮則劾劉澤清、高傑。先生本無意於出，謂：『中朝之黨論方興，何暇圖河、洛之賊？立國之本計已疎，何以言匡扶之略？』當是時，奸人雖不利先生，然恥不能致先生，反急先生之一出。馬士英言先生『負海內重名，自稱草莽孤臣，不書新命，明示以不臣也。』朱統鑣言先生『請移蹕鳳陽，鳳陽，高牆之所，蓋欲以罪宗處皇上』。四鎮皆言先生『欲行定策之誅，意在廢立』。先生在丹陽僧舍，高傑、劉澤清遣刺客數輩迹之，先生危坐終日，無懼容，客亦心折而去。詔書敦迫再三，先生始受命。尋以阮大鍼爲兵部侍郎，先生曰：『大鍼之進退，江左之興衰繫焉。』內批：『是否確論？』先生再疏請告，予馳驛歸。先生出國門，黃童白叟聚觀嘆息，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。浙省降，先生慟哭曰：『此余正命之時也。』門人以文山、疊山、袁閔故事言，先生曰：『北都之變，可以死，可以無死，以身在削籍也。南都之變，主上自棄其社稷，僕在懸車，尙曰可以死，可以無死。今吾越又降，區區老臣，尙何之乎？若曰身不在位，不當與城爲存亡，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？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。世無逃死之宰相，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？君臣之義，本以情決，舍情而言義，非義也。父子之親，固不可解於心，君臣之義，亦不可解於心。今謂可以不死而死，可以有待而死，死爲近名，則隨地出脫，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。』絕食二十日而卒，閏六月八日，戊子也，年六十八。

先生起自孤童，始從外祖章穎學，長師許敬菴，而砥礪性命之友則劉靜之、丁長孺、周寧宇、魏忠節、先忠端公、高忠憲。始雖與陶石梁同講席，爲證人之會，而學不同。石梁之門人，皆學佛，後且流於因果。分會於白馬山，義嘗聽講。石梁言一名臣轉身爲馬，引其族姑證之。義甚不然其言，退而與王業洵、王毓著推擇一輩時名之士，四十餘人，執贄先生門下。此四十餘人者，皆喜闢佛，然而無有根柢，於學問之事，亦浮慕而已，反資學佛者之口實。先生有憂之，兩者交譏，故傳先生之學者，未易一二也。先生之學，以慎獨爲宗，儒者人人言慎獨，唯先生始得其真。盈天地間皆氣也，其在人心，一氣之流行，誠誦誠復，自然分爲喜怒哀樂，仁義禮智之名，因此而起者也。不待安排品節，自能不過其則，卽中和也。此生而有之，人人如是，所以謂之性善，卽不無過不及之差，而性體原自周流，不害其爲中和之德。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，而以時保之，卽是慎矣。慎之工夫，只在主宰上，覺有主，是曰意，離意

根一步，便是妄，便非獨矣。故愈收斂，是愈推致，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，卽在此流行之中，故曰『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晝夜』。蓋離氣無所爲理，離心無所爲性。佛者之言曰：『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，能爲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。』此是其真誠實犯。奈何儒者亦曰『理生氣』，所謂毫釐之辨，竟亦安在？而徒以自私自利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，棄而君臣父子，強生分別，其不爲佛者之所笑乎？先生大指如是。此指出真是南轅北轍，界限清楚，有宋以來，所未有也。識者謂五星聚奎、濂、洛、關、閩出焉；五星聚奎，陽明子之說昌；五星聚張，子劉子之道通，豈非天哉！豈非天哉！

## 傳記

《明史·劉宗周傳》：劉宗周，字起東，山陰人。父坡，爲諸生。母章氏妊五月而坡亡。既生宗周，家酷貧，攜之育外家。後以宗周大父老疾，歸事之，析薪汲水，持藥糜。然體孱甚，母嘗憂念之不置，遂成疾。又以貧故，忍而不治。萬曆二十九年，宗周成進士。母卒於家。宗周奔喪，爲壻室中門外，日哭泣其中。服闋，選行人，請養大父母。遭喪，居七年始赴補。母以節聞於朝。

時有崑黨、宣黨與東林爲難。宗周上言：『東林，顧憲成講學處。高攀龍、劉水澄、姜士昌、劉元珍，皆賢人。于玉立、丁元薦，較然不欺其志，有國士風。諸臣摘流品可也，爭意見不可；攻東林可也，黨崑、宣不可。』黨人大譁，宗周乃請告歸。

天啓元年起儀制主事。疏言：『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，奉聖夫人出入自由。一舉逐諫臣三人，罰一人，皆出中旨，勢將指鹿爲馬，生殺予奪，制國家大命。今東西方用兵，奈何以天下委闡豎乎？』進忠者，魏忠賢也，大怒，停宗周俸半年。尋以國法未伸，請戮崔文昇以正弒君之罪，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，戮楊鎬、李如楨、李維翰、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，戮高出、胡嘉棟、康應乾、牛維曜、劉國縉、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；急起李三才爲兵部尚書，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、李朴等，諍臣楊漣、劉重慶等，以作仗節徇義之氣。帝切責之。累遷光祿丞，尙寶、太僕少卿，移疾歸。四年起右通政，至則忠賢逐東

林且盡，宗周復固辭。忠賢責以矯情厭世，削其籍。

崇禎元年冬，召爲順天府尹。辭，不許。明年九月入都，上疏曰：

陛下勵精求治，宵旰靡寧。然程效太急，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，何以致唐、虞之治。

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，非兵事乎？誠以屯守爲上策，簡卒節餉，修刑政而威信布之，需以歲月，未有不望風東甲者。而陛下方銳意中興，刻期出塞。當此三空四盡之秋，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，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，此計之左也。

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，非國計乎？陛下留心民瘼，惻然痲痺。而以司農告匱，時所講求者皆括克聚斂之政。正供不足，繼以雜派。科罰不足，加以火耗。水旱災傷，一切不問。敲扑日峻，道路吞聲。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。有司以括克爲循良，而撫字之政絕；上官以催徵爲考課，而黜陟之法亡。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，不可得已。

功利之見動，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。事事糾之不勝糾，人人摘之不勝摘，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。頃者，特嚴賊吏之誅，自宰執以下，坐重典者十餘人，而貪風未盡息，所以導之者未善也。賈誼曰：「禮禁未然之先，法施已然之後。」誠導之以禮，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，而無狗彘之心，所謂禁之於未然也。今一切註誤及指稱賄賂者，卽業經昭雪，猶從吏議，深文巧詆，絕天下遷改之途。益習爲頑鈍無恥，矯飾外貌以欺陛下。士節日墮，官邪日著，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。

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，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。而所嘉予而委任者，率奔走集事之人；以摘發爲精明，以告訐爲正直，以便給爲才諂，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。得其人矣，求之太備，或以短而廢長；責之太苛，或因過而成悞。

且陛下所擘畫，動出諸臣意表，不免有自用之心。臣下救過不給，讒諂者因而聞之，猜忌之端遂從此起。夫恃一人之聰明，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，則耳目有時壅；憑一人之英斷，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，則意見有時移。方且爲內降，爲留中，何以追喜起之盛乎？數十年來，以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，猶蔓延不已。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，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，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。

人物總部·明代部·明末儒者分部·劉宗周

陛下求治之心，操之太急。醞釀而爲功利；功利不已，轉爲刑名；刑名不已，流爲猜忌；猜忌不已，積爲壅蔽。正人心之危，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。誠能建中立極，默正此心，使心之所發，悉皆仁義之良，仁以育天下，義以正萬民，自朝廷達於四海，莫非仁義之化，陛下已一旦躋於堯、舜矣。帝以爲迂濶，然歎其忠。

未幾，都城被兵，帝不視朝，章奏多留中不報。傳旨辦布囊八百，中官競獻馬騾，又令百官進馬。宗周曰：「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。」乃詣午門叩頭諫曰：「國勢強弱，視人心安危。乞陛下出御皇極門，延見百僚，明言宗廟山陵在此，固守外無他計。」俯伏待報，自晨迄暮，中官傳旨乃退。米價騰躍，請罷九門稅，修賈區以處貧民，爲粥以養老疾，嚴行保甲之法，人心稍安。

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，宗周言：「國事至此，諸臣負任使，無所逃罪，陛下亦宜分任咎。禹、湯罪己，興也勃焉。曩皇上以情面疑羣臣，羣臣盡在疑中，日積月累，結爲陰痞，識者憂之。今日當開示誠心，爲濟難之本，御便殿以延見士大夫，以票擬歸閣臣，以庶政歸部、院，以獻可替否予言官。不效，從而更置之，無坐錮以成其罪。乃者朝廷縛文吏如孤雛，而視武健士不啻騶子；漸使恩威錯置。文武皆不足信，乃專任一二內臣，闔以外次第委之。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悞國者。」又劾馬世龍、張鳳翼、吳阿衡等罪，忤帝意。

三年以疾在告，進祈天永命之說，言：

法天之大者，莫過於重民命，則刑罰宜當宜平。陛下以重典繩下，逆黨有誅，封疆失事有誅。一切註誤，重者杖死，輕者謫去，朝署中半染赭衣。而最傷國體者，無如詔獄。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，法司必以鍛鍊爲忠直，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。願體上天好生之心，首除詔獄，且寬應昌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。

法天之大者，莫過於厚民生，則賦斂宜緩宜輕。今者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，節節追呼，閭閻困敝，貪吏益大爲民厲。貴州巡按蘇琰以行李被訐於監司。巡方贖貨，何問下吏。吸膏吮脂之輩，接迹於天下矣。願體上天好生之心，首除新餉，並嚴飭官方，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。

然大君者，天之宗子，輔臣者，宗子之家相。陛下置輔，率由特簡。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，毋驅除異己，構朝士以大獄，結國家朋黨之禍；毋寵利居成功，導人主以富強，釀天下土崩之勢。

周延儒、溫體仁見疏不懌。以時方禱雨，而宗周稱疾，指爲僂蹇，激帝怒，擬旨詰之，且令陳足兵、足餉之策。宗周條畫以對，延儒、體仁不能難。

爲京尹，政令一新，挫豪家尤力。閩人言事輒不應，或相詬誶，宗周治事自如。武清侯蒼頭毆諸生，宗周捶之，枷武清門外。嘗出，見優人籠篋，焚之通衢。賙恤單丁下戶尤至。居一載，謝病歸，都人爲罷市。

八年七月，內閣缺人，命吏部推在籍者，以孫慎行、林釭及宗周名上。詔所司敦趨，宗周固辭，不許。明年正月入都，慎行已卒，與釭入朝。帝問人才、兵食及流寇猖獗狀。宗周言：「陛下求治太急，用法太嚴，布令太煩，進退天下士太輕。諸臣畏罪飾非，不肯盡職業，故有人而無人之用，有餉而無餉之用，有將不能治兵，有兵不能殺賊。流寇本朝廷赤子，撫之有道，則還爲民。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爲本，收拾人心在先寬有司。參罰重則吏治壞，吏治壞則民生困，盜賊由此日繁。」帝又問兵事。宗周言：「禦外以治內爲本。內治修，遠人自服，干羽舞而有苗格。願陛下以堯、舜之心，行堯、舜之政，天下自平。」對畢趨出。帝顧體仁迂其言，命釭輔政，宗周他用。旋授工部左侍郎。踰月，上《痛憤時艱疏》，言：

陛下銳意求治，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，施爲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。首屬意於邊功，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，是爲禍胎。己巳之役，謀國無良，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。自此耳目參於近侍，腹心寄於干城，治術尚刑名，政體歸叢脞，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。廠衛司議察，而告訐之風熾；詔獄及士紳，而堂廉之等夷。人人救過不給，而欺罔之習轉甚；事事仰成獨斷，而諂諛之風日長。三尺法不伸於司寇，而犯者日衆。詔旨難治五刑，歲躬斷獄以數千，而好生之德意泯。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，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。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，吏愈橫，賦愈遺。敲扑繁而民生瘁，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。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，監視違而封疆之責任輕。督、撫無權而將日懦，武弁廢法而兵日驕，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並窮於督、撫。朝廷勒限平賊，而行間日殺良報功，生靈益塗炭。一旦天崩聖衷，撤總監之任，重守令之選，下弓旌之招，收酷吏之威，布維新之化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，以聯泰交，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。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，使大臣失和衷之誼；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懸坐辜，使朝寧無吁咈之風。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。

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，而不徒倚風雷；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，而不輕改作。以簡要出政令，以寬大養人才，以忠厚培國脈。登政施仁，收天下泮渙之人心。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，正懦帥失律之誅，慎天潢改授之途。遣廷臣肅內帑，巡行郡國，爲招撫使，赦其無罪而流亡者。陳師險隘，堅壁清野，聽其窮而自歸。誅渠之外，猶可不殺一人，而畢此役，美待於觀兵哉。

疏入，帝怒甚，諭閣臣擬嚴旨再四。每擬上，帝輒手其疏覆閱，起行數周。已而意解，降旨詰問，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，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，且獎其清直焉。

時太僕缺馬價，有詔願捐者聽。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。又議罷明年朝覲。宗周以輸貲、免覲爲大辱國。帝雖不悅，心善其忠，益欲大用。體仁患之，募山陰人許瑚疏論之，謂宗周道學有餘，才謂不足。帝以瑚同邑，知之宜真，遂已不用。

其秋，三疏請告去。至天津，聞都城被兵，遂留養疾。十月，事稍定，乃上疏曰：

己巳之變，誤國者袁崇煥一人。小人競修門戶之怨，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，日造蜚語，次第去之。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，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。文法日繁，欺罔日甚，朝政日隳，邊防日壞。今日之禍，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。

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，而俾之專征，何以服王洽之死？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，而責之戴罪，何以服劉策之死？諸鎮勤王之師，爭先入衛者幾人，不聞以逗遛蒙詰責，何以服耿如杞之死？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，結一飽颺之局，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，又何以謝韓爌、張鳳翔、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？豈昔爲異己驅除，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？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。

昔唐德宗謂羣臣曰：「人言盧杞奸邪，朕殊不覺。」羣臣對曰：「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。」臣每三覆斯言，爲萬世辨奸之要。故曰「大奸似忠，大佞似信」。頻年以來，陛下惡私交，而臣下多以告訐進；陛下錄清節，而臣下多以曲謹容；陛下崇勵精，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；陛下尚綜覈，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。凡若此者，正似信似忠之類，究其用心，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。陛下不察而用之，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，有所不覺矣。天下卽乏才，何至

盡出中官下。而陛下每當緩急，必委以大任。三協有違，通、津、臨、德有違；又重其體統，等之總督。中官總督，置總督何地？總督無權，置撫、按何地？是以封疆嘗試也。

且小人每比周小人，以相引重，君子獨岸然自異。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，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。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，決理亂消長之機，猶復用中官參制之，此明示以左右袒也。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，陛下即不用其言，何至並逐其人。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，若惟恐傷中官心者，尤非所以示天下也。

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，成德、傲吏也，而以賊戾，何以肅懲貪之令？申紹芳，十餘年監司也，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戾，何以昭抑抗之典？鄭鄂之獄，或以誣告坐，何以示敦倫之化？此數事者，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，即向驅除異己之故智，而廷臣無敢言，陛下亦無從知之也。嗚呼，八年之間，誰秉國成，而至於此！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。語曰「誰生厲階，至今為梗」，體仁之謂也。

疏奏，帝大怒，體仁又上章力詆，遂斥為民。

十四年九月，吏部缺左侍郎，廷推不稱旨。帝臨朝而嘆，謂大臣「劉宗周清正敢言，可用也」，遂以命之。再辭不得，乃趨朝。道中進三劄：一曰「明聖學以端治本，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，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，凡數千言。帝優旨報之。明年八月未至，擢左都御史。力辭，有詔敦趨。踰月，入見文華殿。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，對曰：「在正己以正百僚，必存諸中者，上可對君父，下可質天下士大夫，而後百僚則而象之。大臣法，小臣廉，紀綱振肅，職掌在是，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。巡方得人，則吏治清，民生遂。」帝曰：「卿力行以副朕望。」乃列建道揆、貞法守、崇國體、清伏奸、懲官邪、飭吏治六事以獻，帝褒納焉。俄劾御史喻上猷、嚴雲京而薦袁愷、成勇，帝並從之。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顯職，卒為世大誅。

冬十月，京師被兵。請旌死事虛象昇，而追戮讞國奸臣楊嗣昌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；防關以備反攻，防潞以備透渡，防通、津、臨、德以備南下。帝不能盡行。

閏月晦日召見廷臣於中左門。時姜採、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，宗周約九卿共救。入朝，聞密旨置二人死。宗周愕然謂眾曰：「今日當空署爭，必改

發刑部始已。」及入對，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，請召試。宗周曰：「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，專恃火器。近來陷城破邑，豈無火器而然？我用之制人，人得之亦可制我，不見河間反為火器所破乎？國家大計，以法紀為主。大帥跋扈，援師逗遛，奈何反姑息，為此紛紛無益之舉耶？」因議督、撫去留，則請先去督師范志完。且曰：「十五年來，陛下處分未當，致有今日敗局。不追禍始，更絃易轍，欲以一切苟且之政，補目前罅漏，非長治之道也。」帝變色曰：「前不可追，善後安在？」宗周曰：「在陛下開誠布公，公天下為好惡，合國人為用舍，進賢才，開言路，次第與天下更始。」帝曰：「目下烽火逼畿甸，且國家敗壞已極，當如何？」宗周曰：「武備必先練兵，練兵必先選將，選將必先擇賢督、撫，擇賢督、撫必先吏、兵二部得人。宋臣曰：『文官不愛錢，武官不惜死，則天下太平。』斯言，今日鍼砭也。論者但論才望，不問操守；未有操守不謹，而遇事敢前，軍士畏威者。若徒以議論捷給，舉動恢張，稱曰才望，取爵位則有餘，責事功則不足，何益成敗哉。」帝曰：「濟變之日，先才後守。」宗周曰：「前人敗壞，皆由貪縱使然，故以濟變言，愈宜先守後才。」帝曰：「大將別有才局，非徒操守可望成功。」宗周曰：「他不具論，如范志完操守不謹，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，所以三軍解體。由此觀之，操守為主。」帝色解曰：「朕已知之。」敕宗周起。

於是宗周出奏曰：「陛下下方詔求賢，姜採、熊開元二臣遽以言得罪。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，有之自二臣始。陛下度量卓越，妄如臣宗周，意直如臣黃道周，尙蒙使過之典，二臣何不幸，不邀法外恩？」帝曰：「道周有學有守，非二臣比。」宗周曰：「二臣誠不及道周，然朝廷待言官有體，言可用用之，不可置之。即有應得之罪，亦當付法司。今遽下詔獄，終於國體有傷。」帝怒甚，曰：「法司錦衣皆刑官，何公何私？」且罪一二言官，何遽傷國體？有如貪贓壞法，欺君罔上，皆可不問乎？」宗周曰：「錦衣、膏梁子弟，何知禮義，聽寺人役使。即陛下問貪贓壞法，欺君罔上，亦不可不付法司也。」帝大怒曰：「如此偏黨，豈堪憲職！」有問曰：「開元此疏，必有主使，疑即宗周。」金光辰爭之。帝叱光辰，並命議處。翼日，光辰貶三秩調用，宗周革職，刑部議罪。閣臣持不發，捧原旨御前懇救，乃免，斥為民。

歸二年而京師陷。宗周徒步荷戈，詣杭州，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。鳴駿誠以鎮靜，宗周勃然曰：「君父變出非常，公專闔外，不思枕戈泣血，激勵

同仇，顧藉口鎮靜，作遜避計耶？』鳴駿唯唯。明日，復趣之。鳴駿曰：『發喪必待哀詔。』宗周曰：『嘻，此何時也，安所得哀詔哉！』鳴駿乃發喪。問師期，則曰：『甲仗未具。』宗周嘆曰：『嗟乎，是烏足與有為哉！』乃與故侍郎朱大典，故給事中章正宸、熊汝霖募義旅。將發，而福王監國於南京，起宗周故官。宗周以大仇未報，不敢受職。自稱草莽孤臣，疏陳時政，言：

今日大計，舍討賊復仇，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；非毅然決策親征，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。

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。江左非偏安之業，請進圖江北。鳳陽號中都，東扼徐、淮，北控豫州，西顧荆、襄，而南去金陵不遠，請以駐親征之師。大小銓除，暫稱行在，少存臣子負罪引愆之心。從此漸進，秦、晉、燕、齊必有響應而起者。

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。淮、揚數百里，設兩節鉞，不能禦亂，爭先南下，致江北一塊土，拱手授賊。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，久以家屬浮舟遠地，是倡之逃也。於是鎮臣劉澤清、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。軍法臨陣脫逃者斬，臣謂一撫二鎮，皆可斬也。

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。請分別各帥封賞，孰當孰濫，輕則收侯爵，重則奪伯爵。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，高、劉之敗逃亦封，又誰不當封者？武臣既濫，文臣隨之。外臣既濫，中璫隨之。恐天下聞而解體也。

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。燕京既破，有受僞官而叛者，有受僞官而逃者，有在封守而逃者，有奉使命而逃者，法皆不赦。亟宜分別定罪，為戒將來。

至於僞命南下，徘徊順逆之間，實繁有徒；必且僞為曲說，以惑人心，尤宜誅絕。

又言：

當賊入秦流晉，漸過畿南，遠近汹汹，獨大江南北晏然。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，賊遂得長驅犯關。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，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。凶問已確，諸臣奮戈而起，決一戰以贖前愆，自當不俟朝食。方且仰聲息於南中，爭言固圍之策，卸兵權於關外，首圖定策之功，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。新朝既立之後，謂宜不俟終日，首遣北伐之師。不然，則亟馳一介，間道北進，檄燕中父老，起塞上名王，哭九廟，屠梓宮，訪諸王。更不然，則起閩帥鄭芝龍，以海師下直沽，九邊督鎮合謀共奮，事或可為。而諸臣計不出此，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。罪廢諸臣，量從昭雪，自應援

先帝遺詔及之，今乃概用新恩。誅闖定案，前後詔書鶴突，勢必彪虎之類，盡從平反而後已，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。臣謂今日問罪，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。

詔納其言，宣付史館，中外為悚動。而馬士英、高傑、劉澤清恨甚，滋欲殺宗周矣。

宗周連疏請告不得命，遂抗疏劾士英，言：

陛下龍飛淮甸，天實予之。乃有扈蹕微勞，入內閣，進中樞，官銜世廢，晏然當之不疑者，非士英乎？於是李沾侈言定策，挑激廷臣矣。劉孔昭以功賞不均，發憤家臣，朝端譁然聚訟，而羣陰且翩翩起矣。借知兵之名，則逆黨可以然灰，寬反正之路，則逃臣可以汲引，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。中朝之黨論方興，何暇圖河北之賊；立國之本紀已疏，何以言匡攘之略。高傑一逃將也，而奉若驕子，浸有尾大之憂。淮、揚失事，不難謹撫臣道臣以謝之，安得不長其桀驁，則亦恃士英卵翼也。劉、黃諸將，各有舊汛地，而置若弈棋，汹汹為連難之勢，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，安得不啓其雄心，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。京營自祖宗以來，皆勳臣為政，樞貳佐之。陛下立國伊始，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，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。

總之，兵戈盜賊，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，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。自古未有奄宦用事，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。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，出士英仍督鳳陽，聯絡諸鎮，決用兵之策。史可法即不還中樞，亦當自淮而北，歷河以南，別開幕府，與士英相犄角。京營提督，獨斷廢之。書之史冊，為弘光第一美政。

王優詔答之，而促其速入。

士英大怒，即日具疏辭位，且揚言於朝曰：『劉公自稱草莽孤臣，不書新命，明示不臣天子也。』其私人朱統纘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：『鳳陽，高牆所在，欲以罪宗處皇上，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。其兵已伏丹陽，當急備。』而澤清、傑日夜謀所以殺宗周者不得，乃遣客十輩往刺宗周。宗周時在丹陽，終日危坐，未嘗有惰容。客前後至者，不敢加害而去。而黃鳴駿入覲，兵抵京口，與防江兵相擊鬪。士英以統纘言為信也，亦震恐。於是澤清疏劾『宗周陰懷恢復，欲誅臣等，激變士心，召生靈之禍。』劉良佐亦具疏言宗周力持『三案』，為門戶主盟，倡議親征，圖晁錯之自為居守，司馬懿之閉城拒君。疏



未下，澤清復草一疏，署傑、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，言：『宗周勸上親征，謀危君父，欲安置陛下於烽火凶危之地。蓋非宗周一人之謀，姜曰廣、吳姓合謀也。曰廣心雄膽大，翎戴非其本懷，故陰結死黨，剪除諸忠，然後迫劫乘輿遷之別郡。如姓、宗周入都，臣等即渡江赴闕，面許諸奸，正《春秋》討賊之義。』疏入，舉朝大駭，傳諭和衷集事。宗周不得已，以七月十八日入朝。初，澤清疏出，遣人錄示傑。傑曰：『我輩武人，乃預朝事耶？』得功疏辨：『臣不預聞。』士英寢不奏。可法不平，遣使徧詰諸鎮，咸云不知，遂據以入告，澤清輩由是氣沮。

士英既嫉宗周，益欲去之，而薦阮大鍼知兵。有詔，冠帶陛見。未幾，中旨特授兵部添注右侍郎。宗周曰：『大鍼進退，係江左興亡，老臣不敢不一爭之。不聽，則亦將歸爾。』疏入，不聽，宗周遂告歸，詔許乘傳。將行，疏陳五事：

一曰修聖政，毋以近娛忽遠猷。國家不幸，遭此大變，今紛紛制作，似不復有中原志者。土木崇矣，珍奇集矣，俳優雜劇陳矣，內豎充廷，金吾滿座，威晚駢闐矣，讒夫昌，言路扼，官常亂矣。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。

一曰振王綱，無以主恩傷臣紀。自陛下即位，中外臣工不日從龍，則曰佐命。一推恩近侍，則左右因而秉權；再推恩大臣，則閣部可以兼柄；三推恩勳舊，則陳乞至今未已；四推恩武弁，則疆場視同兒戲。表裏呼應，動有藐視朝廷之心；彼此雄長，即為犯上無等之習。禮樂征伐，漸不出自天子，所謂衆主恩而傷臣紀也。

一曰明國是，無以邪鋒危正氣。朋黨之說，小人以加君子，釀國家空虛之禍，先帝未造可鑒也。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冤，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，死於徇國者，若有餘戮。揆厥所由，止以一人進用，動引三朝故事，排抑舊人。私交重，君父輕，身自樹黨，而坐他人以黨，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。

一曰端治術，無以刑名先教化。先帝頗尚刑名，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。殺運日開，怨毒滿天下。近如貪吏之誅，不經提問，遽科罪名；未科罪名，先追贓罰。假令有爲好善之巡方，借成德以媚權相，又孰辨之？又職方戎政之奸弊，道路嘖有煩言，雖衛臣有不敢問者，則廠衛之設何爲？徒令人主虧至德，傷治體，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。

一曰固邦本，毋以外釁釀內憂。前者淮、揚告變，未幾而高、黃二鎮治兵

人物總部·明代部·明末儒者分部·劉宗周 黃道周

相攻。四鎮額兵各三萬，不以殺敵而自相屠毒，又日煩朝廷講和，何爲者！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，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，必窮之術耳。不稍裁抑，惟加派橫征。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，以天下徇之已矣，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。優詔報聞。

明年五月，南都亡。六月，潞王降，杭州亦失守。宗周方食，推案慟哭，自是遂不食。移居郭外，有勸以文、謝故事者。宗周曰：『北都之變，可以死，可以無死，以身在田里，尚有望於中興也。南都之變，主上自棄其社稷，尚曰可以死，可以無死，以俟繼起有人也。今吾越又降矣，老臣不死，尚何待乎？若曰身不在位，不當與城爲存亡，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？此江萬里所以死也。』出辭祖墓，舟過西洋港，躍入水中。水淺不得死，舟人扶出之。絕食二十三日，始猶進茗飲，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，與門人問答如平時。閏六月八日卒，年六十有八。其門人徇義者有祝淵、王毓著。【略】

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。已，入東林書院，與高攀龍輩講習。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，宗周亦與焉。越中自王守仁後，一傳爲王畿，再傳爲周汝登、陶望齡，三傳爲陶奭齡，皆雜於禪。奭齡講學白馬山，爲因果說，去守仁益遠。宗周憂之，築證人書院，集同志講肄。且死，語門人曰：『學之要，誠而已，主敬其功也。敬則誠，誠則天。良知之說，鮮有不流於禪者。』宗周在官之日少，其事君，不以面從爲敬。入朝，雖處暗室，不敢南嚮。或訊大獄，會大議，對明旨，必卻坐拱立移時。或謝病，徒步家居，布袍粗飯，樂道安貧。聞召就道，嘗不能具冠裳。學者稱念臺先生。子洵，字伯繩。

## 黃道周

## 綜述

黃宗羲《明儒學案》卷五六《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》 黃道周字幼玄，號石齋，福之鎮海衛人。家貧，時時挾策遠遊，讀書羅浮山，山水暴漲，墮